

元·辛文房撰 周本淳校正

唐才子傳校正

江蘇古籍出版社

唐才子傳校正

唐才子傳校正

元·辛文房撰

周本淳校正

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

江蘇省古籍書店發行 江蘇如東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張 12.375 插頁 2 字數 267,000

1987年6月 第1版 198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數1—4,000冊

ISBN 7-80519-036-4/I·12

統一書號:10354·045 定價:3.25元

責任編輯 吳小平

前 言

唐才子傳十卷，辛文房撰。文房字良史，元西域人。因載籍殘缺，他的詳細經歷，已經很難弄清楚。不過，根據唐才子傳和同時或稍後一些人的「鱗半爪」的記述，我們對他的思想、創作和詩歌理論等還可略知一二。

在唐才子傳引裏，辛文房自稱「異方之士，弱冠斐然」，說明青年時他就很有文采而且有志於著述。他特別嚮往「承平則文墨議論，警急則藁鞬矢石……草檄於盾鼻，勒銘於山頭」那樣能文能武「光烈垂遠」的「通方之士」。（卷六楊當傳）鄙視那種倚仗門蔭而虛度歲月的紈袴子弟：「又若以位高金多，心廣體胖而富貴驕人，文稱功業黯黯，則未若腐草之有螢也。」（卷七陳上美傳）對於「仰蔭承榮」厭厭膏粱「區區涼德，徒曰貴介」，他不屑多費筆墨錄其名姓，只以趙光遠等為代表「不暇錄尚多云」。（卷九趙光遠傳）反之，對於出身寒賤，而能在文學上奮發有為的人，他贊不絕口：「汪遵，涇

之一走耳。拔身卑污，奮譽文苑……丈夫自修，不當如是耶？（卷八汪遵傳）「初無箕裘之訓，頓改門風。崛興音韻，馳譽當時」的羅鄴（卷八），他也極爲贊賞。

對於爲官，他贊揚令狐楚那樣薦賢不遺餘力，而反對元稹對人才的嫉妬。（卷六張祜傳）他反對鑽營幸進，主張大器晚成，要名副其實。「先達者未足喜，晚成者或可賀。」古人不耻能治而無位，耻有位而不能治。「登庸成忝，貽笑於多士」是可耻的。（卷六元稹傳）至於貪婪不已，培克聚斂，他更深惡痛絕，認爲後世當以爲戒。「王涯培克聚斂，以邀穹爵……庶來者之少戒云。」在官場能够見機而作，急流勇退，而又有文章可以傳世的人，他也特別欣賞。全書第一篇王績傳就不無深義。在第十卷王貞白傳明確提出：「深惟存亡取捨之義，進而就祿，退而保身，君子也。」

這種人生態度，激勵他希望文學上有所建樹。他曾遠至桐廬，飽覽山川靈秀，緬懷高人風範，在卷六徐凝傳後寫道：「余昔經桐廬古邑，山水蒼翠。嚴先生釣石，居然無恙……攬轡彷徨，不忍去之。勝地以一人興，先賢爲來者重，固當相勉而無倦也。」辛文房的行蹤，在唐才子傳裏祇有一點綫索。元代蘇天爵的國朝文類卷四收有辛文房的蘇小小歌：「東流水底西飛魚，銜得錢塘紋錦書。」很可能是去東南時經過杭州的作品。同書卷八還保存一首清明日游太傅林亭：

隔水園林丞相宅，路人猶記種花時。可憐總被風吹盡，不許游人折一枝。

短短二十八字，很有點晚唐風神。辛文房的披沙集早已亡佚。我們直接讀到的祇有這兩首。元代詩人馬祖常（一二七九——一三三八）石田先生文集卷二有辛良史披沙集詩一首五律：

未可披沙揀，黃金抵（疑當爲祗）自多。悠悠今古意，落落短長歌。秋塞鳴霜鎧，春房剪畫羅。吟邊變餘髮，蕭颯是陰、何。

依靠這篇材料，我們知道辛文房有集名披沙集，是取「披沙揀金，往往見寶」的意思。這篇材料還告訴我們披沙集詩的內容和風格是豐富多采的：「秋塞鳴霜鎧」，有高、岑式的激昂；「春房剪畫羅」，又有溫、李式的柔麗。最後兩句是說辛氏對作詩的認真態度，「頗學陰、何苦用心」，以致頭髮都變白了。另外張雨（一二七七——一三四八）勾曲外史貞居先生詩集卷四有一首元日雪霽早朝大明宮和辛良史省郎二十二韻，結語說：「憐君守華省，琢句廢春宵。」也說明辛文房耽於吟詠。元代陸友仁（讀書敏求記卷三作陸友）研北雜志卷下敘述元代詩人王執謙時，也特別提到辛文房有詩名：

王伯益，名執謙……爲詩簡淡蕭遠……同時有辛文房良史，西域人，楊載仲弘，浦城人，盧亘彥威，大梁人，並稱能詩。

王執謙是元代四大家虞集（一二七二——一三四八）所肯定的詩人，陸友仁關於王執謙的敘述，就是根據虞集的王伯益墓表摘寫的（見道園學古錄卷二十）。楊載（一二七一——一三二三）也是四大家之一，在元代唐詩研究中卓有成就，他的詩法家數和他選的唐音對後代很有影響。陸友仁把辛文房的名字列在楊的前面，證之馬祖常的詩，可見辛文房在元代前半期詩壇上應有一席之地（讀書敏求記云陸書晚年成於元統二年，去唐才子傳成書僅三十年。時代相接，言必有據）。可惜現在祇

能見到蘇天爵所選的兩首。但是，他的從事文學研究的苦心和對詩歌的主要觀點，還可以從唐才子傳裏窺見一斑。

二

從張雨詩題中，我們知道辛良史曾官至「省郎」。他嚮往王貞白那樣「進而就祿，退而保身」，也許「省郎」之後就退出官場專心著述唐才子傳了。他在序引裏講述對唐詩的喜愛，對唐詩人的嚮往，因而促使他要寫這部書：

余遐想高情，身服斯道。窮其梗概行藏，散見錯出，使覽於述作，尚味音容，洽彼姓名，未辨機軸，嘗切病之。

這時正好不做官了，有了專心著述的條件：

頃以端居多暇，害事都捐。游目簡編，宅心史集。或求詳累帙，因備先傳。撰擬成篇，斑斑有據。以悉全時之盛，用成一家之言。各冠以時，定爲先後。遠陪公議，誰得而誣也？

所謂「端居多暇，害事都捐」，是對脫離官場生活的委婉說法。序寫於「大德甲辰（八年，公元一三〇四）春」，着手著述，總在這年之前。這部書，辛文房傾注了大量心血，也很有幾分自信。但他並不以爲是完美無缺，希望在這個開創的基礎上，有同志之士，繼續努力，使這部唐代詩人的傳記完備起來。

異方之士，弱冠斐然。狃於見聞，豈所能盡？敢倡斯盟，尚賴同志，相與廣焉。庶乎作九京於長夢，詠一代之清風。

這本書元代就有刻本，並且流傳到日本（見佚存叢書本天瀑山人跋）。但今天却找不到元人的評介。國內最早評這本書的是明朝的楊士奇。東里文集卷十書唐才子傳後：

唐才子傳，西域辛文房著，十卷，總三百九十七人，皆有詩名當時。其見於唐書者共百人，蓋行事不關大體，不足為勸戒者不錄，作史之體也。而讀其書欲知其人，於辛所錄，宜有所取。然唐以詩取士，三百年間，以詩名者，當不止於辛之所錄。如郭元振、張九齡、李邕之徒，顯於時矣，而猶遺之，況在下者乎？而辛所錄又間雜以臆說，觀者當擇之。

楊士奇指出這部書對唐代詩人遺漏很多，「所錄又間雜以臆說」，評價很低。評價最高的要算晚清四大藏書家之一的丁丙，他收藏有一部日本正保四年刻本（書存南京圖書館），題識說：

錄凡二百七十八篇，因而附錄不泯者又一百二十家，皆以時代為次。時代之中，又以科目先後為斷。始大業初，終五季末。繼往開來，別具微旨；伸真黜妄，雅具體裁；評論得失，好而無惡，非徒知誦詩而不知尚論者。

這個評論大為溢美，而且敘述這本書的編次，也有點理想化。

四庫全書·史部·傳記類從永樂大典輯出，分為八卷，評價有褒有貶，先抑後揚，較為折中。其體例因詩繫人，故有唐名人非卓有詩名者不錄。即所載之人，亦多詳其逸事及著作之

傳否，而於功業行誼，則祇撮其梗概。蓋以論文爲主，不以記事爲主也。大抵於初盛稍畧，中晚以後漸詳……按楊士奇跋，稱是書凡行事不關大體，不足爲勸戒者不錄，又稱雜以臆說，不盡可據。今考編中，如許渾傳稱其夢游崑崙，李羣玉傳稱其夢見神女，雜採孟榮本事詩、范攄雲溪友議荒唐之說，無當史裁……乖舛不一而足。蓋文房抄掇繁富，或未暇檢詳，故謬誤牴牾，往往雜見。然較計有功唐詩紀事敘述差有條理，文筆亦秀潤可觀。傳後間綴以論，多倚摭詩家利病，亦足以津逮藝林，於學詩考訂之功，固不爲無補焉。

楊士奇「蓋行事……作史之體也」那段話是指唐書而說，不是指辛氏之書，四庫提要理解錯了。它認爲唐才子傳的缺點是史實「乖舛不一而足」，這一點汪繼培、伍崇曜等續有補充（見附錄），暫且不提。提要誇獎這部書「敘述差有條理，文筆亦秀潤可觀」，這不說自明。提要特別稱述：「傳後間綴以論，多倚摭詩家利病，亦足以津逮藝林。」辛氏對詩歌評論的意見，主要見於三十六篇傳後的評論中。本文打算就這方面畧加歸納並闡述，以供讀這本書的參考。

三

辛氏對文學的觀點，深受曹丕論論文的影响，開宗明義就引用「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爲全書綱領。中間又多次引用這篇文章。對於詩，辛氏也相信詩大序和樂記的觀點，認爲詩道的盛衰，「蓋係於得失之運」。在具體評論前期詩人中，辛氏服膺河嶽英靈集和中興閒氣集。河嶽僅

遺李疑一人，中與除鄭丹、杜誦、竇參及劉灣四人，其餘全爲立傳。而於傳中將殷璠、高仲武之評語採入。如四庫提要提到的對儲光羲和伍崇曜的批評和對賀蘭進明的溢美之詞，全沿用殷璠之說。在理論上，辛文房很受嚴羽的影響，我們且看這段話：

嘗謂禪家者流，論有大小乘，有邪正法。要能具正法眼，方爲第一義，出有無間，若聲聞辟支四果，已非正也，況又墮野狐外道鬼窟中乎？言詩亦然。宗派或殊，風義必合。品則有神妙，體則有古今，才則有聖凡，時則有取捨。自魏晉以降，遞至盛唐，大曆、元和以下逮晚年，考其時變，商其格製，其邪正了然在目，不能隱也。

如果不注明白，很可能以爲是滄浪詩話的文章，實際這是唐才子傳卷八周繇傳末的一段議論。不妨抄兩則滄浪詩話來對讀一下：

夫學詩者以識爲主，入門須正，立志須高，以漢魏盛唐爲師，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

禪家者流，乘有大小，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學者須從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義，若小乘禪，聲聞辟支果，皆非正也。論詩如論禪：漢魏晉與盛唐之詩，則第一義也；大曆以還之詩，則

小乘禪也，已落第二義矣。晚唐之詩，則聲聞辟支果也。（詩辨）

嚴滄浪論唐詩，特別推重盛唐，尤其是李杜：

詩之極致有一，曰入神。詩而入神，至矣盡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同上）

辛文房對李杜的推崇，祇要讀一下杜甫傳後的評論「遊李杜之門者難爲詩」就不用多說了。在唐詩發

展中，嚴滄浪認爲以大曆爲分界，每下愈況：

大曆以前，分明別是一副言語；晚唐，分明別是一副言語。（詩評）

辛文房敘述「大曆十才子」時也說：「唐之文體，至此一變矣。」（卷四盧綸傳）

嚴羽重視詩的題引：

唐人命題，言語亦自不同。雜古人之集而觀之，不必見詩，望其題引而知其爲唐人今人矣。（詩評）

辛文房在卷三獨孤及傳末列舉文選中沈謝諸題，然後發揮說：

皆奇崛精當，冠絕古今，無曾發其蘊奧者。逮盛唐，沈、宋、獨孤及、李嘉祐、韋應物等諸才子集中，往往各有數題，片言不苟，皆不減其風度，此則無傳之妙。逮元和以下，佳題尚罕，況於詩乎？立題乃詩家切要……

嚴羽反對次韻，詩評說：

和韻最害人詩。古人酬唱不次韻，此風始盛於元白皮陸。本朝諸賢，乃以此而鬪工，遂至往復有八九和者。

辛文房在卷八皮日休傳於次韻之法尤爲反對：

夫次韻唱酬，其法不古。元和以前，未之見也。暨令狐楚、薛能、元稹、白居易集中，稍稍開端。以意相和之法漸廢間作，逮日休、龜蒙，則颺流頓盛，猶空谷有聲，隨響即答。韓渥、吳融以

後，守之愈篤，汗漫而無禁也……必至窘束長才，牽接非類，求無瑕片玉，千不遇焉，詩家之大弊也。

這些都明顯看出唐才子傳中，嚴滄浪的詩歌觀點。但是辛文房和嚴羽也有顯著的分歧。嚴滄浪以禪論詩，強調興象和妙悟，不重視詩的社會功能。辛文房却恪守儒家的詩教，強調「頗于教化」。譬如同是推崇李杜，嚴羽用「如金鴆擊海，香象渡河」來比象其氣勢。而辛文房却首先強調李杜的忠孝之心。

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觀李杜二公，崎嶇板蕩之際，語語王霸，褒貶得失。忠孝之心，驚動千古；騷雅之妙，雙振當時。兼衆善於無今，集大成於往作，歷世之下，想見風塵。惜乎長轡未聘，奇才並屈。竹帛少色，徒列空言，嗚呼哀哉！

辛文房重視詩歌的社會功能，在講到晚唐時，觀點尤爲鮮明：

觀唐詩至此間，弊亦極矣。獨奈何國運將弛，士氣日喪，文不能不如之。嘲雲戲月，刻翠粘紅，不見補於采風，無少裨於化育。徒務巧於一聯，或伐善於隻字。悅心快口，何異秋蟬亂鳴也！于瀆、邵謁、劉駕、曹鄴等，能返棹下流，更啜瘠俗，置聲祿於度外，患大雅之凌遲，使耳厭鄭衛，而忽洗雲和；心醉醇醲，而乍爽玄酒。所謂「清清泠泠，愈病析醒」，「逃空虛者，聞人足音」，不亦快哉！（卷八于瀆傳）

他稱讚聶夷中：「古樂府尤得體，皆警省之辭，裨補政治，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正國風之義也。」

〔卷九〕他肯定唐備，是因爲：「工古詩，多涵諷刺，頗于教化，非浮豔輕斐（疑爲斐）之作。」〔卷九〕

對於那些「氣格卑下」的所謂詩人，他極爲鄙視：

唐季，文體澆漓，才調荒穢，稍稍作者，強名曰詩……雖有集相傳，皆氣格卑下，負魚目唐突之慚，竊砒砒韞襲之溢。所謂「家有弊帚，享之千金，不自見之患也。」〔卷十股文主傳〕

他認爲作詩僅有天資和學力是不够的，還應該有深厚涵養和月鍛季煉的推敲之功，不應輕率下筆。卷七薛逢傳評說：

逢天資本高，學力亦贍，故不甚苦思。豪逸之態，長短皆率然而成，未免失淺露俗。亦當時所尚，非離羣絕俗之謂。

在卷五李賀傳後，他深感痛惜：

賀天才俊拔，弱冠而有極名。……若少假行年，涵養盛德，觀其才，不在古人下矣。今茲惜哉！

這些觀點，今天還是值得借鑑的。

四

楊士奇批評唐才子傳「間雜以臆說」，但未舉例證。四庫提要批評它「謬誤牴牾，往往雜見」，列舉了七條，汪繼培、伍崇曜又加補充。「遽數之不能終其物」，約畧言之，辛氏史實舛誤，有以下幾方

面：

一是時間失次。如卷二高適傳既云「永泰初卒」，又與高仲武混爲一人，云「所選至德迄大曆作者二十六人詩爲中興閒氣集二卷」。李渤生於大曆六年，而云「天寶間」與楊衡「同隱廬山」。邢君牙與裴賈相距百年，而卷十褚載傳竟合二人於一時。如是之類，每卷皆有。

二是地理訛誤。如白居易原籍山西太原，祖溫移籍陝西下邳，辛氏遂云「太原下邳人」。(卷六白居易傳)陳陶籍貫有嶺南、鄱陽、劍浦三說，辛氏並之說「鄱陽劍浦人」。(卷十陳陶傳)猛一看，人會以爲下邳屬於太原，劍浦屬於鄱陽。卷三岑參傳云：「杜鴻漸表置安西幕府。」杜鴻漸爲平蜀亂而用岑參，辛氏此種敘述，似將安西移至四川。

三是誤甲爲乙。如將宋人張鄧公(詩話抄漏爲張登)事誤入張登傳(卷六)，李尚隱事誤入李商隱傳(卷七)。陳子昂傳誤柳宗元爲柳公權(卷一)，劉長卿詩誤爲張子容(卷一)，薛濤傳誤王建詩爲胡曾(卷六)，殷堯藩傳誤韋夏卿事爲韋應物(卷七)等。

四是褒貶失實。卷一李昂傳稱其「知貢舉，獎拔寒素甚多」，卷六李廓傳稱其「政有奇績」，卷六沈亞之傳稱其「輔書爲惡」，卷十曹松傳稱其「尤長啓事，不減山公」等。皆與史實相左。

張采田玉谿生年譜會箋既錄辛氏之傳而加訂正，末云：

案辛氏雜采唐書、唐詩紀事、諸家詩話而成。雖云有可補本傳處，然不勝其誤之多也。

平心而論，辛氏此書有其難處。唐詩紀事實以存詩爲主，辛氏必須成傳，不得不廣搜博采，精

心結構。常建無事可寫，辛氏則以其詩題寫遇秦宮女。邵謁傳則採胡賓王後序，言其降神賦詩。這兩件事伍崇曜極言其非，但却正可說明辛氏搜求結撰之苦心。四庫提要指出「抄掇繁富，或未暇檢詳」是「謬誤牴牾，往往雜見」的主要原因。這個批評基本上是符合實際的。全書本身就有一些相互矛盾之處。如卷九溫憲傳裏明說「憲，庭筠之子也」，而在卷二包融傳裏却說兩人是公孫。卷六清塞傳說他「竟往依山山諸尊宿自終」，而卷八李鄴傳又說「時塞還俗」。「未暇檢詳」還表現在沿襲詩話的錯誤上。如貫休在晚唐，往投王建，詩話總龜前集（月窗本卷三十一，明抄本卷三十三）誤為投孟知祥，辛氏因之。前舉邢君牙之誤亦出總龜卷五引詩史。

我認爲讀書不細心，隨意割裂，是唐才子傳產生錯誤的又一重要原因。如李肇國史補卷中明說靈徹得到惠遠製的蓮花漏，而辛氏誤爲靈徹自製，又加上「性巧逸」的臆說（卷三）。「芳林十哲」唐摭言卷九明言由芳林門出入，交通中貴的沈雲翔等人，摭言卷十另有「十哲」，辛氏竟稱鄭谷等爲「芳林十哲」（卷九鄭谷傳）。卷十盧延讓傳把楊億的話混成吳融所說。韋莊又玄集卷上五十二人，還有中下九十人，辛氏即以卷上爲全書。尤其嚴重的是傳後所言「其集今傳」等，主要抄自新唐志、郡齋讀書志及直齋書錄解題等書。有時誤讀而致大錯。如新唐志著錄雍陶集十卷，晁公武時只有五卷，所以郡齋讀書志卷四中：「雍陶詩五卷……唐志集十卷，今亡其半。」而本書卷七竟然說雍陶有「唐志集五卷，今傳」。

應該指出，辛氏的一些錯誤影響相當深遠。舉一個例子：戴叔倫死於貞元五年，而辛氏言其貞元

十六年登第，徐松登科記考卷十四仍而不察。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唐詩選也竟然據此用公元標出來。正是出於這樣的考慮，我覺得應該把這部書的材料來源和一些錯誤揭示出來，以免以訛傳訛，貽誤青年。

五

辛文房以一個西域人，費了這麼大的力量寫成唐才子傳，不但把一些零散的材料系統化了，而且還提出了很多有益的論點，發人深思。丁丙的評價雖然溢美，但瑕不掩瑜，「錄其瑜而畧其瑕」，仍然不失為今天研究唐詩的一本重要參考書。

這本書的本子有兩個系統，一個是永樂大典本，四庫本即從其中輯錄而成，分八卷。一個是日本翻刻元槧的五山本，天瀑山人翻刻於佚存叢書中，此外還有讀杜草堂本和正保四年刻本，正保本附有日文旁注，但三本的文字基本一致，同出一源。國內幾個常見本子都是從天瀑本翻刻，而校勘不同。我以為陸芝榮三間草堂本後附考異為最適用。因此此次校點即以佚存叢書本為底本，以三間草堂本為主要對校本。參校南京圖書館藏的兩種日刊本、指海本和粵雅堂叢書本。有幾點需要交代一下：

- 一、爲了節省讀者精力和時間，凡天瀑本誤者出校，擇善而從。他本誤字一般不涉及。
- 二、筆畫偏旁小訛如「フ」作「フ」，「才」作「欠」，「廿」作「廿」，「東」作「已」，古今異體字如「崧嵩」「華

花」之類，以及避諱缺筆改字等徑加改正，不出校。

三、原書材料來源，盡量箋其出處，讀者自可查對，一般不羅列原文，以省篇幅。其有錯訛，則加辨正，以免擴散。

四、唐人單集今天尚存者，萬曼唐集敘錄收羅較備，故一律注明見於該書。其無單集者，則注明全唐詩存詩若干，以供參考。

限於個人識見，疏漏恐難避免，敬希海內博雅不吝賜教，幸甚。

周本淳八五年六月於淮陰市